

钱商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钱 商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陆谷孙 张增健 翟象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rthur Hailey
THE MONEYCHANGERS

本书根据 Bantam Books, Inc., 1976 年版译出

钱 商

〔加拿大〕阿 琴·黑 利 著
陆谷孙 张增健 翟象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125 字数 443,000

1981 年 9 月第 1 版 198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9,500 册

书号：10188·216 定价：(五)1.45 元

主要人物表

- 班·罗塞利 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总裁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 美一商常务副总经理
马戈特·布雷肯 律师, 亚历克斯的情妇
西莉亚 亚历克斯的妻子, 精神病患者
罗斯科·海沃德 美一商常务副总经理
多拉·卡拉汉 罗斯科的女秘书
杰罗姆·帕特顿 美一商董事会副董事长, 班·罗塞利死后接任总裁之职
迪克·弗伦奇 美一商副总经理兼对外联络部主任
诺兰·温赖特 美一商副总经理兼安全部主任
埃德温娜·多尔西 美一商市中心分行经理
刘易斯·多尔西 经济学家, 埃德温娜的丈夫
迈尔斯·伊斯汀 美一商市中心分行营业部助理
胡安尼塔·努涅兹 美一商市中心分行出纳员
埃斯特拉 胡安尼塔·努涅兹的女儿
乔治·夸特梅因 超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阿弗丽尔·德弗罗 超国公司雇用的女招待
英 尼 斯 } 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
达尔林普尔 }
俄国佬奥敏斯基 高利贷者, 犯罪集团的首脑
托尼·贝尔·马里诺 犯罪集团首脑
丹尼·克里根 犯罪集团成员, 伪币等印制者
朱尔斯·拉罗卡 犯罪集团成员

你即使富有，也和穷苦无异；
因为你正象一头不胜重负的驴子，
背上驮载着金块在旅途上跋涉，
直等死亡来替你卸下负荷。

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腐蚀的臭锈，能把深藏的宝物消耗干净，
黄金如善于利用，却能把更多的黄金生。

《维纳斯与阿都尼》

第一部

第一章

好久以后，不少人仍忘不了十月第一周的那两天。往事还历历在目，回忆令人辛酸。

事情发生在那一周的星期二。这天，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总裁、银行创始人的孙子——班·罗塞利老头宣布了一项惊人的不祥消息，不仅在银行内各部门引起强烈的反响，外界亦颇为之震动。翌日，也就是星期三那天，银行的“旗舰”——市中心分行发现内部有贼。打那以后，谁也没料到的事情便接踵而来，弄到后来，破产接着人祸，还酿成死亡的惨剧。

银行总裁突如其来地宣布这个消息，不象往常那样，事先向大家透露一二。一大早，班·罗塞利就打电话通知手下几位高级经理人员。有的人当时正在家里进早餐；另一些人则是一上班就接到通知的。接到通知的人当中，有几个并非经理，只因为他们是银行的老人马，才被班老头视作挚友。

各人接到的通知内容是一样的：上午十一时，请到总行大楼董事会议室来。

到了开会的时候，除了班以外，人都齐了，共有二十来个。他们三三两两小声谈论着，等候议事。大家全都站着，谁也不愿带头从董事会议桌旁拖出把椅子坐下。会议桌比一个橡皮球球场还要长，桌旁可坐四十人，桌面擦得锃亮。

嗡嗡的人声中，只听得有人厉声喝问：“谁让你送来的？”

大家都回过头去张望。说话的是副总经理兼总稽核师罗斯科·海沃德，受责问的是一个穿白上衣的高级职员餐厅的侍者，他端进来好几个细颈饮料瓶，里面装着雪利酒，这时正在往玻璃杯里斟酒。

海沃德为人严厉古板，在美一商银行是个天神般的人物。他一向力主戒酒。这时，海沃德有意看了看表，那神情分明表示：你们这班人不但喝酒，而且大清早就灌起来了。好几个已经伸手去接雪利酒的人忙不迭把手缩了回来。

“是罗塞利先生的吩咐，先生，”侍者答道。“他还特为叮嘱送上最好的雪利酒。”

一个穿着淡灰色时髦衣服的矮胖子转过身子，若无其事地说：“管它是不是大清早，哪有好酒不尝之理？”

他名叫亚历克斯·范德沃特，长着一双蓝眼睛，头发是浅色的，两鬓已经有点花白。此人也是银行的副总经理。看表面，他嘻嘻哈哈，为人随和，但在那种不拘礼节、趋附时尚的态度之下，却隐藏着遇事从不手软的决断力。这两位副总经理——海沃德与范德沃特是地位仅次于总裁的第二号人物。两人都老练，也能共事，但在很多方面却是敌手。两人的明争暗斗及观点分歧在银行内处处都有表现，在下属中也各有一批追随者。

这会儿，亚历克斯接过两杯雪利酒，将一杯递给埃德温娜·多尔西。后者皮肤浅黑，仪态万方，是银行里地位最高的女经理。

埃德温娜看到海沃德不以为然地朝自己扫了一眼。那又

怎么样呢？她暗自想道。她是范德沃特营垒中的忠诚分子，这一点罗斯科本来就知道。

“谢谢，亚历克斯。”她说着，接过了酒杯。

一时，空气有些紧张。接着，别人也都学着样把酒杯接过来了。

罗斯科·海沃德怒气冲冲地沉下脸，他似乎想再说些什么，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

董事会议室的门口，站着一个奥赛罗式的彪形大汉。这人是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经理，名叫诺兰·温赖特，是在场的两名黑人经理中的一个。这时，他提高嗓门叫道：“多尔西夫人及诸位先生——罗塞利先生到！”

顿时，一片肃静。

班·罗塞利站在门口，带着隐约的笑容向众人扫了一眼。同平时一样，罗塞利一出场就给人一种既象面对一个忠厚长者，又象面对社会百姓以钱财相托的一位殷实巨贾的感觉。他看上去确实两种形象兼而有之，穿着也符合双重身份：一身政治家兼银行家通常穿的黑礼服，里边是这等打扮中必不可少的一件背心，背心正面挂一条细金表链。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跟罗塞利一世——那位一个世纪前在一家杂货铺子地下室里开办银行的乔万尼——面貌十分相似。乔万尼那飘拂的银发加美髯的贵族式头像已由银行印在存折和旅行支票上，作为信用笃实的一种象征；在大楼下面的罗塞利广场上还为他建造了一座半身像。

此时此地的罗塞利也是银发加美髯，其长其密几乎不亚于乃祖。一个世纪以来，时尚变过去又变回来，所不变的是罗

塞利这个家族的进取心。这家人靠着它，再加上心计与无穷的精力，终于为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赢来目前这样的显赫地位。不过今天，在班·罗塞利身上似乎看不到他惯有的那股活跃劲儿。他拄着手杖走路，这对在场的人可是个新鲜事儿。

罗塞利伸出手去，似乎想把一张笨重的董事座椅拖到身边来。可是离他最近的诺兰·温赖特手脚比他快，这个安全部的头头一下子把椅子转了过来，让椅背朝着董事会议桌。总裁咕哝了一声表示谢意，坐了下来。

班·罗塞利向众人挥挥手：“不是正式开会，时间也不长。各位要是愿意，就把椅子拖过来围作一圈。啊，谢谢你。”最后这句话是对那个送上雪利酒的侍者说的。侍者等他接过酒杯，便走出会议室去，顺手带上了门。

有人替埃德温娜·多尔西端了一张椅子。另外一些人自己找椅子坐下。但多数人仍旧站着。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说：“看来，是让我们贺喜来了。”他举了举酒杯。“问题是喜从何来？”

班·罗塞利又露出一个转瞬即逝的笑容。“我倒也希望有什么喜事才好呢，亚历克斯，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想，今天这场合，喝点酒也许有好处。”他顿了一顿，于是整个会议室里突然又一次充满紧张气氛。大家都看出来了：今天这个会开得不同寻常。人们脸上露出狐疑和关注的神色。

“我快死了，”班·罗塞利说。“我的医生告诉我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大家知道。”他举起酒杯，端详着，呷了一口雪利酒。

方才，董事会议室里就没有什么声响，这时则出现了一片

死寂。人们不动也不出声，只有从外边才传来一些隐约的声响：打字机轻轻的嗒嗒声、空气调节器的营营声；远处什么地方，一架喷气式飞机嗡嗡地向城市上空飞去。

班老头倾着身子把重量压在手杖上。“行啦，别这么僵着，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才把你们请到这儿来。另外，对啦，省得你们启口动问，我刚才说的全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要是我认为事情还未最后定局，我是会再等一阵子的。你们可能还有另一个疑问——医生说我患的是肺癌，已属晚期，可能拖不到圣诞节。”他顿住了，衰颓的老态一下子显露出来。他压低了声音又补充说：“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因此你们尽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向别人吹吹风。”

埃德温娜·多尔西想：还用选择什么时间吗？一俟董事会议室里的人走空，消息就会象草原野火那样顿时蔓延开去，传遍银行，震动外界。影响所至，将涉及到很多人，有的人会发生感情波动，而其他人则会就事论事地受到影响。但是，此时此地这消息首先把她搞了个目瞪口呆，她感觉到，其他人的反应也是这样。

“班先生，”在场的一位年长者，信托部高级职员波普·门罗站出来说话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班先生，你真是把我们弄了个措手不及，我看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人们发出呻吟般的声音，表示赞同和同情。

一片嘁嘁喳喳声中，罗斯科·海沃德圆滑流畅地接口说道：“我们所能说也必须说的是”——总稽核师语气中有一种责备别人的味道，似乎怪大家都不作声，把他推出来开头炮——“这个可怕的消息使我们震惊，使我们悲伤。但与此同

时，我们祈祷，但愿还有挽回余地，在时间方面，也还有希望。这儿大多数人都知道，医生说话难得有什么准谱儿；而医学科学神通广大，可以控制，甚至能完全治好……”

“罗斯科，我说过了，我的病早已过了那样的阶段，”班·罗塞利说，第一次流露出暴躁易怒的神色。“至于医生，给我看病的全是第一流的，这一点难道你不曾想到吗？”

“是的，我想到的，”海沃德说。“可是我们应该记住，还存在着一种比医生更为伟大的力量，而我们大家的职责也正是——”他尖利地向众人扫了一眼：“祈求上帝的恩赐，或者至少赐给你比你所预计的更多的时间。”

老头儿嘲弄地说：“我得到的印象是，上帝已经打定主意了。”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说：“班，我们都很难受。我特别为我刚才说的话难过。”

“关于贺喜什么的吗？算了，你又不知道。”老头儿咯咯笑着。“再说，为什么不该庆贺呢？我舒舒服服活了一辈子，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的。所以，为此也确实值得庆贺。”他拍拍上衣口袋，接着朝四下看看。“谁有烟？医生逼着我戒了烟。”

好几包烟递了过来。罗斯科·海沃德问道：“你抽烟不妨吗？”

班·罗塞利不屑地朝他看了一眼，但没有作声。人所共知，老头儿虽然看重海沃德那种银行家的才干，但两人从来谈不上有什么私交。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为银行总裁点着了烟。亚历克斯的眼睛，同会议室里其他人的眼睛一样，噙着泪水。

“在这样的時候，有好几桩事情值得为之高兴，”班說。“其中之一就是別人預先給你打了招呼，让你有機會把事情料理料理。”噴出的煙在他周圍繚繞。“當然啦，另一方面，也有些遺憾，因為有些事情的進展並不盡如人意。你們也可以坐下來好好想想這些事情。”

班·羅塞利沒有繼承人是憾事之一，這一點用不着老头明說大家都想到了。總裁的獨生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一個頗有出息的孫子則在前不久死於越南的無謂廝殺。

老头兒狂咳起來。身邊的諾蘭·溫賴特伸過手去，從老人顫抖的手指中接過香煙，把它揀熄。這時大家都看出來了，班·羅塞利變得多么虛弱，今天這個費力的會議弄得他多么疲乏。

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他最後一次到銀行。

人們一個接一個走到他跟前，輕輕握握他的手，硬湊出幾句話來。輪到埃德溫娜·多爾西告別時，她在老人臉上輕柔地吻了一下。老人眨了眨眼。

第 二 章

羅斯科·海沃德是頭幾個離開董事會議室的人中的一個。聽了方才的消息，副總經理兼總稽核師有兩件緊迫的事情要做。

第一件是要設法保證在班·羅塞利死后順順當當地實行權力移交。第二件事是要保證他本人將被任命為總裁兼總經理。

海沃德入选的呼声已经很高。同他并驾齐驱的是亚历克斯·范德沃特。而且，就银行内部而论，拥戴亚历克斯的人可能更多些。不过，在最有决定权的董事会内，海沃德确信有较多的人支持自己。

说到银行界权术，海沃德是老于此道的。他还有一个条理清晰、冷静犀利的头脑。因而，当上午的会议还在董事室进行的时候，他已经暗暗谋划开了，一等散会，更是直奔自己的办公室而去。他那套办公室镶着护壁板，铺着深棕色的阔幅地毯。从这儿居高临下看街景，真叫人目眩心惊。他坐在办公桌旁，召来了两名秘书中资历较深的那位卡拉汉夫人，飞快下了一通指示。

首先是要接通电话，跟所有外面的董事联系上。罗斯科·海沃德要逐个跟董事们谈一谈，而这会儿在他的办公桌上正放着一张董事名单。除非外边有特别重要的电话打进来，任何人不得打扰他。

另一个指示是让女秘书出去时，把办公室套房的外门关上。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寻常，因为美一商的经理都遵循开门办公的传统。这种传统始于一个世纪前，并由班·罗塞利竭力维护至今。这种传统非打破不可，眼下，必须关起门来干点儿私事。

早上开会时，海沃德乖巧地注意到，除了银行经理部门的大员，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董事中只有两名在场。这两人同班·罗塞利颇有些私交，显然，请他们到场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可是，关于总裁病危这一点，毕竟有十五名董事至今未得与闻其事。海沃德要设法让这十五人全从他这儿得到个别通

知。

他考虑了两种可能性：第一，消息既突然又惊人，因而在得讯人和送讯人之间很可能本能地形成一种联盟；第二，某些董事可能因为没有事先接到通知而生气，特别是在银行某些下层普通员工倒比他们先听到消息的情况下。罗斯科·海沃德准备利用董事们的这种情绪。

电子信号器响起了营营声。第一个电话接通了，他开始与对方交谈。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有几位董事不在城里，可多拉·卡拉汉是个干练而忠心的助手，她正努力设法找到他们，把电话转接过去。

打了半小时电话之后，罗斯科·海沃德此刻正在一本正经地通知哈罗德·奥斯汀阁下：“当然，本行同人莫不感慨万千，十分悲痛。班告诉我们的事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天哪！”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也流露出刚才别人所表示的那种惊愕情绪。“而且还是由当事人亲自宣布！”哈罗德·奥斯汀是本城要人，名门世家的第三代子孙。很久以前，他当过一任国会议员，因此被人尊称作“阁下”，而他本人也鼓励别人使用这个称呼。目前，他是全州最大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是老资格的银行董事，在全体董事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方提到当事人亲自宣布病危这一点给了海沃德一个空子，正中他的下怀。“关于宣布这项消息所采取的方法，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说老实话，是够出格的。我最关注的是居然不先通知董事们。我认为本应先通知他们。但既然没有这样办，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通知你和其他各位。”海沃德那长着鹰钩鼻子的严峻的脸上露出十分专注的神情，无框眼镜的

后面，一双褐色的眼睛闪着寒光。

“我同意你的看法，罗斯科，”电话里传来对方的声音。“我认为本来是应该通知我们的。谢谢你考虑得这么周到。”

“多谢你这么说，哈罗德。在这样的时刻，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算得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得有人出来行使领导权。”

直呼别人的教名^①，对海沃德说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本人也出身名门，与全州大多数的权势集团过从甚密，在那被英国人称之为“大亨社交网”的圈子里是一个很有些地位的人物。他的熟人和朋友远不只限于本州范围内，在华盛顿官场和其他地方也都有关系。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那些要人朋友，海沃德是很自豪的。他还喜欢提醒别人，签署了《独立宣言》的开国元勋之一是他的嫡系祖先。

这会儿，他正提醒对方注意：“应该通知董事会成员的另一个理由是，关于班病危的坏消息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很快传开。”

“这还用说吗，”哈罗德阁下表示同意。“很可能不要等到明天，报界就会知道，就会来打听。”

“一点儿不错。如果报道不当，存户就会起恐慌，本行股票的价格就会看跌。”

“嗯。”

罗斯科·海沃德可以感觉到这当儿董事先生的头脑正在飞快地开动。哈罗德阁下代表的是奥斯汀家族信托公司，这

① 即欧美人姓名中的名。以名相称，表示亲切或熟谏。

家公司手中握有美一商的大笔股票。

海沃德提醒对方：“当然，如果董事会采取有力措施，使股东和存户以及社会外界安下心来，那就不会有多大影响了。”

“你这么说应当除开班·罗塞利的朋友们，”哈罗德·奥斯汀用干巴巴的语调提醒他。

“我是完全撇开个人丧友的痛苦而谈的。请相信，我的悲哀决不亚于任何人。”

“那么，你到底有什么想法，罗斯科？”

“一般地说，哈罗德，不能出现权威中断的情况；而说得具体一点，总裁的位置不能空着，空一天也不行。”海沃德接着说：“尽管我十分尊敬班，尽管我们大家都深切地爱他，我还是要说，本行常被人看作由一个人掌管经营着，这种看法流行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当然，多年以来，情况并不是这样，要是由一个人唱独脚戏，哪一家银行都不可能挤进全国二十家大银行之列。可硬是有些外人这么看。所以，尽管目前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董事会还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采取步骤，消除这种无稽之谈。”

海沃德感觉到对方在怀着戒心考虑如何回答才好。他还想象得出奥斯汀的模样：一个正在上年纪的花花公子式的漂亮人物，穿着花哨艳丽，留一头式样时髦的铁灰色长发，也许，象往常一样，嘴角还叼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可是，哈罗德阁下不是任人摆弄的傻瓜。人所共知，他事业兴隆，是一位精明的生意人。最后，他终于表态了：“我认为你关于权威不得中断的论点是成立的。我也同意必须选定班·罗塞利的继任，也许还得赶在班过世之前把继任的名字公布出去。”